

## <<乡关何处>>

###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乡关何处>>

13位ISBN编号：9787508632971

10位ISBN编号：7508632974

出版时间：2012-5

出版时间：中信出版社

作者：野夫

页数：20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lt;&lt;乡关何处&gt;&gt;

## 前言

2008年的年初，我和一个从事出版业的朋友相约在建国门友谊商店里的星巴克咖啡店碰面。寒暄几句，朋友说：“愚姐，建议你看看野夫的散文，看几篇就行，你肯定喜欢。”

我们各自喝完饮料，聊了几句，随即分手。

翌日下午，我打去电话，说：“你推荐的文章，让我一夜无睡，让我痛哭流涕……我要认识那个叫野夫的人。”

五月中旬，四川发生大地震。

下旬，我在北京见到了野夫。

他个子中等，岁数中年，相貌中平，举止介乎文人、工人之间。

不顾在座的其他朋友，我一把将他拉到自己身边，高声道：“我是你的粉丝！”

他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见茶几上摆放着四川受灾的图片，我问：“你去四川抗震救灾了？”

答：“是的。”

我这次到北京是为募集救灾款。

原来这年春天，野夫去四川德阳市罗江县的农村搞社会调查，恰遇地震。

他见损失惨重，决定留下来参与救灾。

图片是他拍的，图片上的文字是他写的。

从几句简单的介绍里，我知道了他的辛苦和能力、仁慈与悲悯。

野夫不同于我，他不仅是写者，还是行者。

果然，他主持了一个几百人的演讲会，介绍灾区的真实境况。

之后，他为罗江募集了近二百万元现金，成立了一个罗江县精神重建基金会。

再后来，组织灾区农民开展精神重建活动，搞基层民主建设实验。

野夫还培训当地农民自编、自演、自导电视短剧。

片子完成，拿到县电视台播出，百姓们高兴；拿到外面，即在国际传媒大会（2008年杭州）上获得抗震救灾纪实片一等奖。

最近，他告诉我：自己之所以去农村深入调研，做些实际工作，是准备写一部书《大地生民——中国基层政权运作现状的观察与忧思》。

他说，这是一部社会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报告，而非报告文学之类的玩意儿。

野夫不同于我，他不仅是行者，他还是思想者。

能做他的粉丝，我很得意。

野夫，土家人，重感情，硬汉子。

九个字的概括，注定其人生艰辛且曲折。

十六岁年纪，给女同学写情书被告发，天天检查，学校罚站，父母责打，野夫以死相拼。

自杀未遂，醒来后写下血书：不考上武大此生誓不為人。

他是鄂西土生土长，视武汉大学为教育圣地。

1986年，因“地下写作”的名分，令武大中文系系主任青眼相加。

大学毕业后，野夫来到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政治处工作，本可以科员、科长、副处地拾阶而上，过着好日子。

但人生拐点发生在1989年。

1990年他脱下警服穿上了囚衣，被判处六年徒刑。

服刑期间，父亲患癌症去世；出狱之后，母亲投江自杀。

1996年正月，野夫独自来到北京。

现在已无人为重大的历史挫折而焦忧，眼下最揪心的事是挣钱、买房、就业、就医、留学。这能怪谁呢？

我是很悲观的！

所幸在悲观中我认识了野夫，所幸还有像野夫这样的人，在社会底层默默做事，苦苦寻觅。

## <<乡关何处>>

他这样的人也许象征着未来，寄托着希望。

今天，当我们的文人艺术家都争做“圣洁天使”的时候，野夫的文字却来扮演魔鬼，发出凌厉的声音和另类的

光。

这是当今尘世中的挽歌。

我不觉得他是在写作，他在跟我说话，也是独自沉吟。

笔下那些砍断骨头连着筋的血亲，是怎样被一节一寸地搅碎榨干；那些美妙温软的情感，是怎样被一阵一阵的风雨冲光刮净——我读到的是他的心，看到的是他的泪。

那独立之姿，清正之气，令我心生庄严。

如果说诗歌是面对天空的话，那么散文就是面对大地了。

野夫的作品正是由哭泣的大地孕育出来的。

微风漾水，淡霭凄林，有着很丰富的人生意味。

他的写法，很传统。

我说的传统是指他的胸襟、意绪、文思以及相对应的句式、布局和节奏。

每一篇，都像块状物那般结实。

情感浓烈，但有控制。

文字朴素，又带着优雅。

对人的描写采用线性白描法，对事物的思考也是东方式的，围绕着主脉一路探究、追述下去。

作品是简单里有复杂；文字是平实中有华采。

中国文学传统深厚，而非落后。

能继承下来，真是要下些工夫的！

我以为：作品达到什么档次，就要看作者心灵是个啥档次了。

因为心灵就在文字的后面！

野夫的心灵就在文字的后面。

## <<乡关何处>>

### 内容概要

许多年来，我问过无数人的故乡何在，大多都不知所云。故乡于很多人来说，是必须要扔掉的裹脚布；仿佛不遗忘，他们便难以飞得更高走得更远。而我，若干年来却像一个遗老，总是沉浸在往事的泥淖中，在诗酒猖狂之余，常常失魂落魄地站成了一段乡愁。

在野夫的笔下，母亲、外婆、大伯、瞎子哥等亲朋好友，仿佛就这么站在你面前，将他们的故事幽幽道来。除了能读到他们个人或悲惨或传奇的经历，你还会看到这几十年来大背景下的变革和变迁。

## <<乡关何处>>

### 作者简介

野夫，本名郑世平，网名土家野夫，土家族，1962年出生于湖北省恩施地区利川县。曾当过警察、囚徒、书商。2009年出版以剿匪平乱为题材的历史小说《父亲的战争》。散文集《江上的母亲》获2010台北国际书展非虚构类大奖，是该奖项第一个大陆得主。

<<乡关何处>>

书籍目录

序 尘世中的挽歌/章诒和

1. 江上的母亲——母亲失踪十年祭

2. 坟灯——关于外婆的点滴回忆

3. 组织后的命运——大伯的革命与爱情

4. 生于末世运偏消——么叔的故事

5. 别梦依稀咒逝川——悼亡友如波兄

6. 大水井的守望者

7. 瞎子哥

8. 畸人刘镇西

9. 幽人苏家桥

10. 烈士王七婆

11. 流放的书斋

12. 故乡·故人·故事——关于拙著几种的注脚并答谢天下同道

## &lt;&lt;乡关何处&gt;&gt;

## 章节摘录

版权页：江上的母亲——母亲失踪十年祭——这是一篇萦怀于心而又一直不敢动笔的文章。是心中绷得太紧以至于怕轻轻一抚就眚然断裂的弦丝。

却又恍若巨石在喉，耿耿于无数个不眠之夜，在黑暗中撕心裂肺，似乎只需默默一念，便足以砸碎我宿命尘世这一点点虚妄的自足。

又是江南飞霜的时节了，秋水生凉，寒气渐沉。

整整十年了，身寄北国的我仍是不敢重回那一段冰冷的水域，不敢也不欲去想象我投江失踪的母亲，至今仍暴尸于哪一片月光下……二从母亲到晚年仍保持的决绝个性里，我相信她成为“右派”是一件必然的事。

这样说并非基于纯粹的宿命观，而是指她诞生之初，血质里就被刻上了她父亲的烙印。

她一生都在努力企图剪断她与那个“国军”将领的血缘联系，却终归徒劳无获。

我外祖母是江汉平原的大家闺秀，其父在民初留学扶桑八年，归国赴任甘肃省高法院院长前，决定与天门望族刘家结为姻亲——那时的刘家三少爷（我外祖父）正成为黄埔八期的士官生，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在可能存在过的短暂幸福之后，作为战祸频仍年代的军人之妻，外祖母便带着我的母亲步入了她的孤独一生。

抗战爆发，外祖父撤退西南。

刘家太爷故世，大宅日见凋敝。

该地区又是各派军队拉锯争夺之地，无论哪一部短暂占领，徒具虚名的刘宅便成为征集粮饷的目标。

外祖母带着我少年的母亲东躲西藏，饱受乱离之苦。

最后因怕女儿受辱，外婆只好托乡里客商将我母亲带到湘西伯父家避祸。

母亲在那里识尽炎凉，像一个女仆般做工求学。

三日本投降当年，母亲独自踏上还乡寻母的艰难路程。

当她找到捡棉花纺线度日的外婆时，劫后重逢的泪水湿透了她们的褴褛衣裳。

次年，乡人传言外祖父衣锦还乡，授衔少将驻节武汉。

母亲来到省城寻父，等待她的却是晴天霹雳——外祖父不信他的妻女还能侥幸存活，已经重新娶妻生子了。

而且他隐瞒了婚史，因此不敢相认。

悲愤的母亲闯进了他父亲的一场盛大酒会，一时舆论大哗，外祖父回乡逼迫外婆离婚，从此父女反目，我母亲坚决改名换姓，以示恩断义绝。

天道往还，1948年，节节败退的外祖父奉命移师恩施，赴任途中被伏击，流弹洞穿了他壮年的胸脯——而最后为他扶柩理丧的竟是我终身寡居的外婆。

武汉次年易帜，革命大学招生，母亲投考，结业后竟又鬼使神差地被分往恩施剿匪土改——踏上了她父亲送命的路途。

在这条充满险恶的山路上，她与我父亲邂逅相逢。

一个平原遭遗弃的将门孤女，一个山中破落的土司遗子，在那个伟大动荡的时代，偶然而又必然地结合了，并从此扎根深山。

四外婆早已原谅了她的丈夫，母亲却永远在仇恨她的父亲。

她无法在现实中去惩罚他，便极力在精神上去满足一种虚构的报复——改名换姓，不承认有此父亲，甚至不允许外婆去原谅。

然而这种背叛只能停留在自我泄愤的地步，因为这个政党曾一度很在意个人的血统以研究其阶级属性。

在她报考革命大学那天起，她就要面对无数张表格。

她总是试图说明她是她父亲那个阶级的弃婴，她和她母亲属于苦难平民。

然而表格却限制了她的声辩，同时还作为一张早有预谋的标签贴上了她的面庞。

20世纪流行一个充满杀机的词叫“历史不清”，母亲被这个语词压迫得痛不欲生。

## &lt;&lt;乡关何处&gt;&gt;

当任何一个批判她的人诘问——你是不是军阀女儿，她就仿佛陷入一个悖论。

她比别人还恨她的父亲，却又偏被他们视为同一个敌人。

她觉得这个父亲不仅在生前遗弃了她，还在死后长久地陷害着她，她完全无力跳出这一血缘的魔沼。

1957年的母亲正当而立之年，这个来自遥远省城的女人，试图把她的教养植入那个土家山寨。

其直率和刚烈却往往好心换来敌意，她对党的意见和她的出身被联系在一起时，只能戴上“右派”的高帽接受工人的监督改造。

20年后终于彻底平反时，母亲已老去，所有曾经蒙受的屈辱和伤害不知向谁讨还。

划处和平反都是一张纸，她深感前者重如泰山而后者却轻于鸿毛。

五“文革”开始时，父亲作为矿长很快被打倒，母亲微薄的工资要维持全家的生活，那时她是小镇供销社可以双手打算盘的会计。

外婆陪着失学的大姐重返平原插队务农，二姐当了矿工，父亲病危在武汉住院，十岁的我也肺结核穿孔而命若悬丝，我们家一分四处进入了生命中最艰危的岁月。

攻击母亲的大字报依旧贴满门窗，频繁的抄家连缝纫机头也被拎走，母亲带着我忍辱负重地在小镇访医求药，她不能垮，她要拉扯着这个破碎的家一个不少地走进那渺茫的明天。

一次她带我到县城看病，回来时求熟人找了个便车，司机走出城后竟威逼我们从车厢下来，一生不低头的母亲为了我哀婉乞求，她看着扬尘而去的汽车悲愤难耐，又不愿让儿子看到一个母亲的窘迫和尴尬，只好将泪水默默吞下。

她永远不理解人世间的恶竟至如此，人性何以被一个时代扭曲得如此不堪。

我小学毕业后，学校又以我有传染病为由不录取我上初中，我开始了短暂的少年樵夫岁月。

当我在夕阳下挑着柴火蹒跚而归时，多能远远看见下班后又来接我的母亲，那时她已见憔悴了，乱发在风中飘飞，有谁曾知她的高贵？

两个姐姐都已失学，她再不能让我沉沦泥涂。

她不得不去求文教站站长，终于使我得以入学。

六 母亲终于带着全家迎来了1978年。

父亲升迁，她获平反，大姐招工，我考上大学，外婆又回到我们身边。

这时的母亲总算有了笑颜，她相信善良总有好报。

即使那些迫害过他们的人也来我家走动，她依旧不假辞色。

1983年外婆辞世，1985年父母离休，1987年父亲患癌，1989年我辞去警职，随后入狱，母亲又开始了她的忧患余生。

父亲总想等到儿子重见天日，因此不得不承受每年动一两次手术的巨大痛苦。

他身上的器官被一点点割去，只有那求生的意志仍在顽强茁生。

真正苦的更是母亲，她不断拖着她的衰朽残年，陪父亲去省城求医。

父亲在病床上辗转，60多岁的母亲却在病床下铺一张席子陪护着艰难的日日夜夜。

只要稍能走动，母亲就要扶着父亲来探监，三人每每在铁门话别的悲惨画面，连狱警往往也感动含泪。

每一次挥手仿佛就是永诀，两个为共和国效命一生的佝偻老人，却不得不在最后的日子里，因我而去不断面对高墙电网的屈辱。

我们在不能见面的岁月里保持着频繁通信，母亲总是还要在父亲的厚厚笺纸外另外再写几页。

我在那时陷入了巨大的矛盾——既希望父子今生相见，又想要动员父亲放弃生命。

他的挣扎太苦了，连带我的母亲而入万劫深渊。

七 1995年我回到山中的家时，只有母亲还在空空的房里收拾着断线碎布。

那时父亲刚刚离去半年，他在楼顶奇迹般地种活的一棵花椒树，仿佛正盛开着无数只“眼睛”，一如死不瞑目的悬望。

母亲依然如往昔我的漂流归来一样，为我炒好酸菜鸡杂。

拿出一大坛药酒说你喝吧，这是你爸为你泡的疗伤药。

她怎知儿子的伤原在心的深处，却冀望一服古老的药方来疗慰。

为了求生，我不得不匆匆又出山。



## &lt;&lt;乡关何处&gt;&gt;

临行之际，母亲异样地拉着我的手说，你在武汉安顿好后，就接我过去吧，家里太空了，一个人竟觉得害怕。

我突然发现母亲已经衰老了，她一生的坚强无畏似乎荡然无存，竟至一下虚弱得像一个害怕孤独的孩子。

八 我用朋友借的一点钱租了一所肮脏的房子，几件歪斜的家具也算撑起了一个家。

母亲带着一个单开门的冰箱来了，我见上面许多修补的漆痕，心中无限酸楚——这就是两老一生节俭唯一值钱的遗产了，无常的灾难耗尽了他们的一切，我又怎生才能报答。

母亲在阴暗的房里一点一点拆她的毛衣，漂洗那些弯曲的毛线，然后又一针一针为我编织出一条毛裤。

她说这过去的纯羊毛，现在不好买了，你穿着会暖和些。

她拿出一大本装订好的信纸给我，说这是她这些年来写的她的家族的回忆，我看见密密麻麻的几十万字，几乎页页漫漶着泪痕。

她的手颤颤巍巍，哽咽着说这就算是留给你们三姊弟的纪念了。

向来给我做饭的母亲突然不做了，每天要等着我回去做才吃。

她又说这房子白天好阴冷，她感到恐惧。

我带母亲到居委会去打麻将，她去了一次就再也不去了，她说她和那些老人没有话说。

我知道清高的母亲一生不苟时俗，向来也不会娱乐。

我那时和几个朋友凑了点钱编书想卖，每天回去母亲就要问有钱赚吗，我说生意没有这么快，她就又感叹物价涨了，城里生活太贵，然后说她要病了就是我们的拖累，她真想找我的父亲去。

我每天在这个冷漠的世界疲于奔命，我求朋友的妻子给她免费的药，她心脏开始不适，我说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九 陪我住了十几天后，母亲要求到大姐那里去住。

大姐在同城的另一个区，在长江的边上有一套狭窄的居室。

大姐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我想也许能给母亲多一些欢乐和安慰，就让大姐来接走了她。

我依旧在人海挣扎，在没有电话的时代也疏于问候。

根本在于我忽略了母亲的所有暗示，我不知道那时她去意已决，她已在暗自料理后事，在与我们姐弟委婉话别。

1995年的深秋午后，大姐打电话给我朋友找到我说，母亲早上出门现在未回，他们四处找也未能找到，大姐的语气有些惊恐。

我还说，不会有事的，你们再找找吧。

傍晚大姐在电话那端痛哭——她找到母亲的遗书了。

我带着几个弟兄赶去，大姐交给我从被褥里翻出的母亲的两封信和一串钥匙，匙链上还挂着父亲当年给她的一个韭叶金戒指，我的心顿时如沉冰海。

母亲平静地写道——我知道我病了，我梦见我的母亲在叫我，我把你们的父亲送走了，又把平儿等回来了，我的使命终于完成了，我要找你们父亲去了……请你们原谅我，我到长江上去了，不要找我，你们也找不到的。

你们三姊妹要互相帮助，父母没能力给你们留下什么，我再不走还要拖累你们……十 我们连夜沿江寻找，多么希望母亲还徘徊在生死边上，给我们最后一线机会。

我们去公安局报案，他们说人失踪一月后再去备个案即可。

我们去民政局求助，他们说没有寻人的职责。

我们去电视台，他们说上级不允许播寻人启事，走失的太多了。

我们自己复印招贴满街去贴，城管跟着就撕，逮着还要罚款。

我的母亲就这样走失在她的祖国。

码头工人见多识广，他们说武汉下游的阳逻镇是长江的回水处，水上死者都会在那里漂浮回旋，你可以去那儿找找你的母亲。

我只身来到那个码头赁居，先找当地派出所求助。

他们客气地说，你看这墙上挂着多少寻人启事，我们根本顾不过来，这里每天都有浮尸。

## &lt;&lt;乡关何处&gt;&gt;

以前我们还每具100元请农民捞起来埋上，我们登记个特征。

现在经费包干，我们也没闲钱管了，你自己租条小舟去找吧。

我只好请了个胆大的渔民每天划着他的扁舟，陪我在此江湾逡巡。

江面上果然有浮尸，我得靠近查看是否我的母亲。

有的被浪花卷到了沙滩上，在阳光下发胀腐烂，堆满了苍蝇，远远就散发出恶臭。

我生怕错过我的母亲，总要一一去翻看。

许多天了，渔民也厌了，码头工人感于我的孝情，劝我别找了，根据他们的经验，武汉下水的这时早该在此出现了，要没见到，一定是被沿江的船锚挂在水底了，又或者被漩流带出了江湾，那就永远找不到了。

我最后还是又沿岸上溯找回武汉，母亲终于仍是一去无迹。

而两个姐姐则同时找遍了所有的亲友、寺庙，我们终于彻底绝望。

十一整整十年过去了，秋水长天，物换星移，我们姐弟的隐痛和歉疚却从未平复。

我们在一起相聚时，基本也尽量回避这个话题，谁都知道心上的创口还在暗夜渗血。

两个平民姐姐多少还有些迷信，早几年听说哪个神人，总要花钱去请教母亲的下落，并按所谓的高人指点去再作徒劳的追寻。

又或者听某位故旧传言，在某处曾见疑似母亲的老人，便又要去打听，然后牵出万千余痛。

只有我相信母亲真的去了，她一生的刚烈决绝，一生对我们的挚爱，在那个艰难勉强的时刻，她绝对会选择尊严而从容地赴死。

她要用她的自沉来唤起我重新上路，来给我一个无牵无挂的未来。

一个68岁的老人，在经历了她坎坷备尽的生涯后，毅然走向了深秋的长江。

那时水冷如刀，朝阳似血，真难以想象我柔肠寸断的老母，是怎样一步几回头地走向那亘古奔流的大河的，她最后的回眸可曾老泪纵横？

可曾还在为她穷愁潦倒的儿女忧心如焚？

她把她的神圣母爱撒满那生生不息的浩荡之水，然后再将自己的苍老骨肉委为鱼食，这需要怎样一种勇毅和慈悲啊。

她艰难的一跃轰然划破默默秋江，那惨烈的涟漪却至今荡漾在我的心头。

1995年的冬天，我为母亲砌了一个小小的衣冠冢，边上同时安埋下外婆的骨殖和父亲的灰烬，然后只身踏上了漫游的不归路。

1996年我责编了第一本书稿《垮掉的一代》，看到金斯堡纪念他母亲的长诗《祈祷》，他不断回旋的一个主题就是他母亲最后的遗书——钥匙在窗台上，钥匙在窗前的阳光里。

孩子，结婚吧，不要吸毒。

钥匙就在那阳光里……读到此时，我在北京紫竹院初春的月夜下大放悲声，仿佛沉积了一个世纪的泪水陡然奔泻，我似乎也看见了我母亲在阳光下为我留下的那把钥匙……

## <<乡关何处>>

### 媒体关注与评论

今天，当我们的文人艺术家都争做“圣洁天使”的时候，野夫的文字却来扮演魔鬼，发出凌厉的声和另类的

光。笔下那些砍断骨头连着筋的血亲，是怎样被一节一寸地搅碎榨干；那些美妙温软的情感，是怎样被一阵一阵的风雨冲光刮净——我读到的是他的心，看到的是他的泪。

那独立之姿，清正之气，令我心生庄严。

——章诒和 《往事并不如烟》作者

## <<乡关何处>>

### 编辑推荐

读《乡关何处》，野夫的文字有种深沉与压抑的大悲之情，文字朴素优雅，但感情浓如烈酒。章诒和在给《乡关何处》写的序中说：野夫的文章，让她一夜无睡，让她痛哭流涕……这恐怕是大多数读者读完本书的共同感受。

感谢野夫用他的血泪写成如此真挚的文字，震撼人心。

诚如章诒和所说“我以为：作品达到什么档次，就要看作者心灵是个啥档次。

因为心灵就在文字的后面！

野夫的心灵就在文字的后面”。

那些失散的亲友故人，那些漫漶风化的人间故事，都在暗夜里鞭策人们几近麻木的神经。

千回百转，长歌当哭，命运从来都是不由自主的，况乎身在江湖。

<<乡关何处>>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